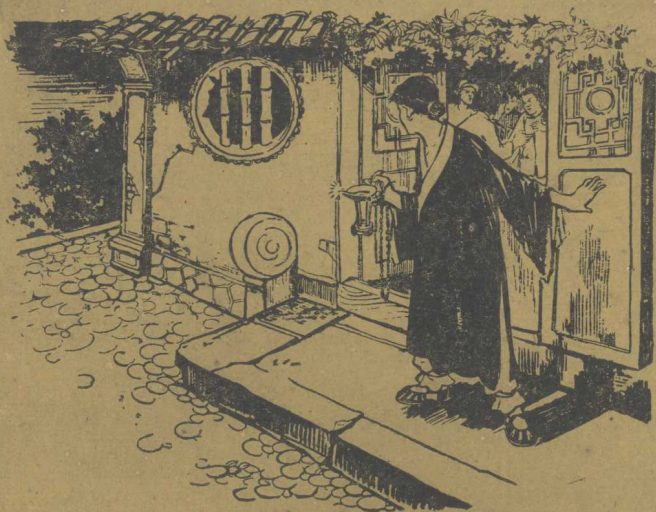




福建老根据地人民革命斗争故事

第十八集

她把青春献给了党

福建人民出版社

福建老根據地人民革命鬥爭故事

第十八集

她把青春獻給了黨

福建人民出版社

她把青春献给了党

*

福建人民出版社編輯、出版

(福州河东路得貴巷18号)

福建省书刊出版业营业許可証出字第 001 号

福州第六印刷厂印刷 福建省新华书店发行

*

开本787×1092 1/36 印張1 1/6 字数23,000

1959年11月第1版 1959年11月第1次印刷

印数: 1—12,150

統一书号: T10104·213

定 价: (6)一角二分

目 录

張溪兜·····	楊 力 (1)
她把青春献給了党·····	曹尔奇 (12)
卖花·····	邵顯昌 (21)
不屈的人們·····	呂文龍、苏 堤、張維勤 (27)
賠了五条枪·····	陈怡然 (33)

張 溪 兜

楊 力

在龙岩东肖一带，老老少少没有一个不熟悉張溪兜这个名字的，人們常怀着敬慕的心情，傳說着这位年輕的女游击队员的傳奇式的故事。有的說溪兜能写会道性情好，还唱得一口好山歌，是个“百斤重的担子担得起，米粒大的花朵綉得出”的好媳妇；有的說她能黑夜飞牆走壁，閉眼双手放枪。这尽管是些傳說，可是張溪兜在那战斗的年月里英勇斗争的事迹，和她最后壮烈牺牲的英雄行为，在群众中确实产生了深远的影响……

—

張溪兜原名陈秋玉，是东肖溪兜村陈庆昌的第六个女儿，她母亲香哥生下她以后，家里穷得吃朝頓沒夜頓，出生三十五天就抱給后田村張三姑做“等郎妹”。这孩子自小生得結实乖巧，唱得一口好山歌，左右邻居沒一个不喜欢她。因她是溪兜村人，村里人都亲切地叫她“溪兜仔”。張三姑也是苦戶人家，儿子陈友光出外做工糊口，溪兜从小跟着三姑砍柴喂猪，替地主推磨。挖煤，从春到冬忙得喘不过气，到头来还掙不飽三餐糠菜粥。在那灾难的日子里，三姑总是对溪兜說：“溪兜仔！唱个欢喜点的山歌吧！”溪兜噙着眼泪唱着；她滿肚是仇

恨和咀咒，那能唱出快乐的山歌！婆媳俩就这样地在眼泪中度过了十几个年头。

一九二六年冬天，溪兜家附近的燕山小学来了一位名叫郭滴人的年轻教员，这位郭先生跟村上的教书先生有些不同，他常常到田坎边邀上三三两两的农民谈天说地；他替大伙说出了藏在心上已久的愤恨，从此，后田村便埋下了革命的火种，农民们也有了自己的组织——秘密农会。

这时，溪兜已经是十六岁的大姑娘了。她开始思索周围所见所闻的一切，在刈禾时，常听陈金盛大哥说，穷人要是能心齐，就能勒住地主的脖子；这些浅显而又深奥的道理，象火种一样埋藏在她的心理，慢慢地燃起了复仇的火焰。她四处打听才找到了农会组织，可是党要吸收她入会时，却有人怀疑地问：“你是个姑娘家，能担得起这份风险吗？”溪兜严肃地答道：“大哥们请放心，我溪兜仔不是软骨头的人，如今认清了这条正路，跟上大伙一起走，生生死死决不变心！”从此，溪兜加入了秘密农会。人们也能常常听到她唱快乐的山歌了。

每天夜里，她总等三姑睡着以后，就轻手轻脚地披上衣服，打开后门溜出去开会。日子一久，三姑也看出了溪兜近来的变化，也听到了一些关于农会的风声。她明白了溪兜的心事。

一天夜里，溪兜开完会回来，一进门，只见三姑直楞楞地坐在床上，她突然被这意外的情景惊呆了。她正感到为难时，三姑拉她坐在床沿，轻声细语地说：“溪兜仔，你办的事我已

經猜到幾分了，我也是喝苦水長大的，往後你們用得着我的地方，儘管說好了。別的事不能干，通风報信總還行。”這一席話，感動得溪兜流下了眼淚，她低頭靠在婆婆的身上，激動地說：“媽！我們農會很需要你。”從此她身邊又多了一個親密的戰友。

一九二七年秋收後，黨派鄧子恢同志到後田發動“二五減租”運動，溪兜挨家挨戶把減租道理告訴姑娘媳婦們，她一遍又一遍地說：“窮人減租是正理的事，有農會給大家撐腰，地主要是違抗，農會會出來作主。”

一九二八年春，緊接着減租運動的勝利，又展開了開倉分糧鬥爭，溪兜不但自己帶頭，還動員了許多人參加，大家都說她一心一意為村里窮人辦事，都聽她的話。也就在這年的春天，她加入了中國共產黨。

分糧鬥爭一開展，地主吓得逃到龍岩城去搬救兵，軍閥陳國輝就派部下林尙軒帶兵圍攻後田。黨決定把農民武裝撤上后山打游擊，溪兜留在村里探消息，負責供應游擊隊的糧食彈藥。

后山游擊隊常常出沒于後田、肖坑、邦山一帶，經常給敵人以閃電式的襲擊，使敵人站不住腳；游擊隊所得的情報，有許多都是溪兜供給的。敵人激怒了，他們四處張貼懸賞捉拿溪兜的布告。但敵人想錯了，溪兜是後田人民的女兒，有誰肯出賣溪兜呢！

二

革命形勢在快速地發展着；到處風傳江西的主力紅軍要來

閩西了！

一天夜里，在肖坑一家小庙后面，溪兜召开了农会骨干会议。她用坚定有力而又显得低沉的語調說：“紅軍快到我們閩西了！我們是紅心紅骨头的人，不能讓游击队空着肚子作战；我們要人在紅旗在，撐到紅軍来！”这些话，鼓舞了大家的情绪，也点醒了大家应该为游击队做些什么事！

一个个村串連起来，人們的心在燃燒；溪兜再一次完成了党交給她的任务。

几天后的一个傍晚，为了工作的方便，溪兜化装成一个披麻戴孝的媳妇，按当地风俗，一手提着装白布的籃子，一手提着十多双草鞋出門了。剛走到后山拐弯时，看見几个手提鮮魚的团丁走过来，躲閃已来不及了，又沒有別的路可走，她定了定神，低下头沉着地朝大路走去。团丁們朝她打量一番，有些怀疑，走过来拦住去路，其中一个撩起搭在她前額的白孝布，猶笑着說：“哈哈，原来是財神爷送上門来了，你沒看見懸賞的布告……。”另一个团丁翻了翻她的白布和草鞋說：“原来是給游击队送东西去的。”

溪兜早防这一着了，回答說：“你別血口噴人，到村里去打打听看。我是去娘家給外婆送喪，这是縫孝衣的白布，这草鞋是送給她老人家归西天穿的！”

团丁一把抓住溪兜說：“謊扯得倒挺真。走！到鎮公所去一趟再說！”

溪兜明白已沒法摆脱，使勁掙脫了他們的手，昂然地說：

“要坐牢就坐，少跟我廢話！”

溪兜被帶進鎮公所一間布置得陰森森的小房間里，四壁挂着繩索和皮鞭；她明白，嚴刑逼問就要開始了。

一個兇狠的軍官蹣跚着腳坐在桌前，半睜着一只眼問：“你就是張溪兜嗎？”

溪兜掉過身去粗聲地回答：“既然曉得了，那還問什麼！”

那傢伙站起來上前几步輕聲地說：“你告訴我，游擊隊到底有多少？”

溪兜哼了一聲，答道：“游擊隊成千上萬，滿山遍嶺都是！”

那傢伙見軟的不行，就惡聲惡氣地說：“做人要識相點。你年輕，有膽量，又長得俊俏，何苦為那伙子光棍賣命……”

話還沒落音，溪兜冲上前去“咣咣！”兩記耳光抽了過去。那惡狗惱羞成怒地狂叫起來：“給我捆起來，打！”

一鞭鞭抽在她身上，血順着嘴角淌下來；但她咬着牙連哼也沒哼一聲。敵人見她不哼聲，改用烟火燒她；溪兜鼻孔里被烟呛得喘不過氣來……。她昏過去，又被一瓢冷水澆醒過來，朦朧中她象看見了山上的同志——那些堅定親切的面孔在支持着她鬥爭。她忍受着嚴刑和拷打。

敵人束手無策，只得又把她送進了龍岩縣監獄。

三

溪兜入獄後，傷勢漸漸復原，為了避免敵人的糾纏，她仍



話還沒落音，溪兜冲上前去“咣咣！”两記耳光抽了过去。

装着昏迷不醒。和她同牢房的鄧老媽媽，日夜照顧她。从溪兜那里，鄧老媽媽听到了許多革命道理，找到了支持自己的力量；她十分疼愛这坚强而明理的姑娘，一定要收溪兜为干女

儿，兩人結下深厚的母女感情。溪兜曉得敵人这回是不肯輕易放過自己的，在鄧老媽媽出獄時，她托老媽媽捎口信給婆婆三姑，告訴村里人：溪兜不會做軟骨頭，死也不會出賣革命利益。

溪兜在這暗不見天的牢房里已經住了一個多月了。敵人不處死她，只是隔上三天五天審問一次，她多么希望能搗碎這牢門重新奔上山去啊！她在等待着這麼一天……

深夜，牢房里黑沉沉的，那上弦月透過小小的鐵窗，在這小屋里投下了一綫光明。

這幾天來，監獄里的人都在傳說着紅軍要打龍岩城了！一種強烈的希望在鼓動着溪兜，使她的心情不能平靜下來……

四月十五日——一九二九年的這個難忘的日子，紅四軍攻下了龍岩城；這對張溪兜，對龍岩的人民來說，是一個多么可喜的日子啊！溪兜又重新獲得了自由！她迎着初升的太陽，走向了廣闊的天地，又投入了火熱的鬥爭里去了……

四

一九三二年下半年，十九路軍向閩西進攻，蘇區的人民受到摧殘，溪兜跟着區委及難民，暫時撤離龍岩到了長汀。在那里，她組織起有力氣的男女青年，靠挑鹽、挑東西和打零工來維持大家的生活。第二年的秋天，他們又回到了后田，黨派溪兜擔任村里的支部書記，並負責游擊隊的后勤工作。

一九三四年的春末夏初，紅八團到了后田一帶，村里支部

和紅八团接上关系后，就在后山搭起了竹寮，建立起临时的被服厂。

这一来，溪兜整天忙着发动妇女和筹购布料，有时連吃飯也顧不上。三个月內她們为紅軍赶制了六百多套衣服。只要一空下来，溪兜总是縫棉衣、編草鞋，張罗着买油买盐，或到外面探听情况；紅八团的偵察班成了溪兜家的常客，战士們都敬爱溪兜，大家亲切地叫她溪兜姐。

紅軍北上抗日后，形势更艰苦了。在严酷的考驗面前，混入游击队的阶级异己分子叛变了革命，叛徒陈仁竹竟在一九三五年的春天，帶領了一营匪兵来到后田进行所謂“駐剿”。

一天，陈仁竹正在家編制“駐剿”計劃，門吱地一下推开了；張溪兜領着几个老媽媽冲进了屋里，向叛徒作斗争。溪兜厉声地說：“陈仁竹，游击队派我来和你算賬了。你要放明白点，要是丧尽天良，迫害群众，游击队就会象对付陈金才一样干掉你！”在門口望风的張春兰老媽媽也指着陈仁竹罵道：“陈仁竹，你这丧尽天良的狗东西，我們后田人几时亏待过你？你为何变心反口咬人？你要敢再糟踐乡亲們，別說游击队不放过你，連我也得和你拚了这条老命！”陈仁竹害怕了，第二天撤走了“駐剿”的匪軍。可是敌人决不甘心放手，八月里又来了一次突然襲击，一夜抓走了十多个人，接头处被破坏了，溪兜撤上了后山。但她总是深夜偷偷地回到村里，挨家慰問被捕群众的家属，要她們去探监时对亲人說：“万事都推不知道，千万不能露风声。只要坚决，反动派就没办法，游击队



張溪兜領着几个老媽媽冲进了屋里，向叛徒厉声地說：“陈仁竹，游击隊派我来和你算賬了！”

在外面一定想办法把大家救出来。”在这种危难关头，她的話鼓舞了群众的斗争情緒。

为了营救被捕的乡亲，溪兜亲自跑去找后田保长陈文海。经过一番工作，軟中有硬，硬中有軟，终于使陈文海出面去取保，把群众保了回来。

五

一九三六年夏天，敌人派了一个团的重兵駐在白土鎮上。这时，敌人已經曉得溪兜不仅是个勇敢的游击队員，而且还是共产党东肖区委的委員。他們到处張貼“賞格”，“緝拿”張溪兜。可是敌人費尽了心机，也找不到任何綫索。

这年冬天，敌人增調广东軍进入閩西“清剿”，形势更加緊張了，区委决定避开敌人，由后田迁到了榴坑。区委的文件、武器，因一时来不及全部运走，仍秘密分藏在溪兜和客嫗家的夾牆暗室中。十二月初七夜里，后田傳來張三姑和陈客嫗被捕的消息，溪兜連夜和区委书记赶到后田去。下午四点走到榴坑村，不料被民团暗探黃代旺发现了，立即报告民团和匪軍，派人圍住了榴坑。

在榴坑村后祠堂小閣楼上，正当溪兜、区委书记和另一同志，在商談事情的时候，大队敌人分成三路，由大路、湖洋寨、邦山向村子包圍过来了。匪軍剛摸进村口，村里有人叫嚷了起来，溪兜一見情况危急，她立即叫区委书记和另一同志跳牆朝后山奔去，并开枪射击，把敌人的火力引过来，掩护他两

人撤退。敌人涌了过来，溪兜沉着地“叭！叭！”两枪，把那两个领头的匪军打倒了。后面的敌人吓得直往后奔退，乱作一团，他们不敢上前，爬在老远的大树底下朝阁楼乱打枪。匪军官却躲在后面放大嗓子的叫着：“抓活的，谁抓着活的張溪兜，赏光洋一百！”溪兜鄙夷地笑了笑，她自语道：“抓活的？哼，白天做好梦！”她举起了枪，又顽强地战斗。敌人冲到楼上时，她还继续射击。以后，她为革命流尽了最后一滴血。关于她的死，有两种不同的传说：有人说她不幸中弹牺牲；也有人说她战斗到最后，为了不做俘虏，她把最后的一粒子弹留给了自己……

溪兜牺牲了！在往后斗争的岁月中，人们一直记着張溪兜，一直记着这位党的好女儿；大家象传说神话一样，四处颂扬着她宁死不屈的英雄事迹；这些事迹永远激励着人们向美好的未来飞跃前进！

她把青春献给了党

曹尔奇

当我提笔写这篇文章的时候，在我的眼前，呈现了一个妇人的形象，她是个非常普通的农村妇女，外表十分平凡。但她那閃露着惊人力量的烏黑的眼睛，和她那令人激动的談吐，却使我永远也忘不了最近的这次会見。

她把我的思想引进了二十年前艰苦的年代里，那时，我还是一个只知在幼兒園里頑皮游戏的小孩，而她已把自己的青春献给了党，已成为革命斗争中的无畏战士了。

她是誰？她就是莆田县的女共产党员陈阿玉。

“怕死，我就不来了！”

当她还是一个十三四岁的小姑娘的时候，家里穷困交迫，父母只好把这个心爱的女儿卖给人家当童养媳了。在婆家，生活是辛酸的，稍不如意，婆婆不是打就是罵，打得滿身发紫，还得不到一点寬容。她逃回娘家，和母亲抱头痛哭，最后，母亲只好細声劝說：“回去吧！拿了人家的錢，已是人家的人了，什么都要忍受，都要忍受呀！”陈阿玉带着滿腹辛酸，又回到了婆家，实在忍受不住了，她几次想吞鴉片土自杀，她想就此結束自己的青春，她看不到何日才是痛苦折磨的尽头。

直到十八岁那年，一个出嫁到外乡的姨母告诉她：现在有些人正在带领农民闹革命，穷人出头的日子就要来到了。顿时，她那年轻的心灵里出现了一线希望。经过姨母的介绍，陈阿玉第一次与当地党组织的负责人会面了。经一席谈话，使她第一次明白了自己的痛苦并不是因为遇到了一个凶狠的婆婆，而是整个反动统治阶级对自己的压迫；也使她第一次明白要解除自己的苦难，只有大家联合起来，推翻反动阶级的统治。她静静地听着，越听越出神，再也抑制不住心头的激动了。她插上去说：“你们把我收下，收下吧！我不回去了，妈妈叫我忍受，忍受到什么时候呢？现在，我要跟你们走，走这条大路。”

当地党组织的负责人很清楚这位年轻姑娘的身世，知道这是她出自内心的要求，但还想试探她一下：

“不错，这是条大路，但现在我们有路没有家，三餐饿两顿，生活这样苦，你能不能坚持得下？”

陈阿玉说：“我以前没有路也没有家，现在有路可走，什么苦也受得了！”

“闹革命，给反动政府抓去，不是杀就是埋，你不害怕吗？”

陈阿玉发急了，说：“我不是早就说过，一定要跟你们走，怕死，我就不来了！”

“好，走！跟我们走，我们欢迎你这个倔强的姑娘！”

鸡屎山上的交通员

在鸡屎山革命根据地，陈阿玉当了游击队里的交通员。游击